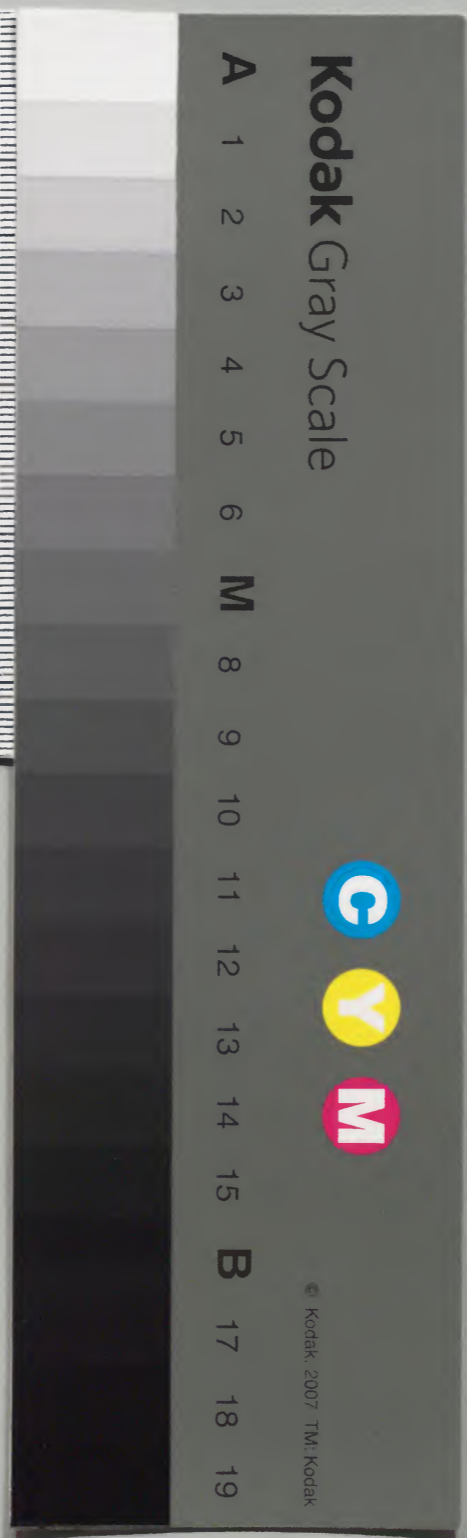


魏書

卷五十九之六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60)	
函號	別	10 1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淺草文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



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  
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  
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  
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  
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  
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  
顯祖詔昶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母爲其  
國妾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彧  
書昶表曰臣植根南僞託體不殊兼旄作牧職班台位  
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

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之  
詠可脩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  
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  
宮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  
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訶詈童僕音雜夷夏  
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  
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  
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  
躁喜怒不惧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  
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



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剋蕩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卽昨卿江南之士以興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

堂昶啓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垂曲思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爲愧出蕃之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旣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



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集始  
觀其舉動有賢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  
外武興叢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  
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經武殿  
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  
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  
高祖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蕭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詐  
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  
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  
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  
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事  
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  
足味聊復爲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  
矣其昔齋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  
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姦雜前民舊吏  
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  
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爲公私費害  
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  
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  
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剋殄兇



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稀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卽其人也後給班劔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



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佖故事諡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疴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踈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

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踈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勅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姪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毆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



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內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昏狂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寶夤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旣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闔人



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舡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戊戌主杜元倫推檢知寶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

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寅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嶮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胃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宗以寶寅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



四年二月乃引入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夤雖少羈流而志性雅重過菽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夤

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夤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夤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夤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



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  
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實寶夤盡肅  
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  
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  
性慍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  
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  
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  
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  
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迭死連兵再離寒暑  
卿忠規內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

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夤對曰  
讎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  
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勅以清王略聖澤下  
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  
寶夤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  
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  
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  
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  
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郡開國  
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旣成淮水濫溢將爲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 十一  
揚徐之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  
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  
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  
直閣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張僧  
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寅遣府司馬元  
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光祿  
大夫殿中尚書寶寅又遣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  
渡淮南焚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  
殺害者甚衆寶寅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荆關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荊州刺史不行復爲殿

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寅曰謝齊建安  
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  
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  
土破敵以弱爲彊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  
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  
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  
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  
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內外大勳不報翻罹  
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  
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



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晧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

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旣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旣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勿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寶寅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 五十二  
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  
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  
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  
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  
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  
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  
者乎旣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  
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  
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騫於多

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  
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  
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  
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  
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介諧讓稱俞往將何以  
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  
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  
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  
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  
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



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  
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  
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  
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再素趣令  
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  
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  
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  
以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  
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  
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  
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  
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  
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  
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  
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  
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  
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  
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  
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



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  
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  
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  
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  
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  
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  
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  
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  
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  
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

推詰委不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  
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  
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  
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  
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  
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  
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  
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  
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  
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



本之路杜澆敞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標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條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虵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

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夏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賁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鐻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詔以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旣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



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適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寅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旣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寅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萬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



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  
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  
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  
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  
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  
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  
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  
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  
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  
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

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矣三年  
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旣久兵將疲敝是月大敗還雍州  
仍停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寅死罪詔恕爲民四月  
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  
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  
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  
據州請降於寶寅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  
復其舊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履北人情沮  
喪寶寅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



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已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爲遐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永安三年都督尔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



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夤敗於長安走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馳牛署賜死寶夤之將死神儻攜酒就之以叙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死色貌不改寶夤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夤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

寶夤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夤改焉初蕭衍滅寶卷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乃納之生贊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寶贊晝則談譁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等旣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



衍衍命贊爲南充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  
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  
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或軍孝昌元年秋屈于洛  
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于時在關西遣  
使觀察聞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  
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及寶寅  
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  
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尔朱榮赴晉陽莊帝徵  
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  
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

州刺史寶寅見擒贊拜表請寶寅命尔朱兆入洛爲城  
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尔朱世隆欲相陵逼公  
主守操被害贊旣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  
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  
可觀而輕薄倣儻猶有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  
洛遣黃門郎鹿念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  
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祔葬蕭氏  
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  
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爲封山



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宮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  
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  
兄正德爲子既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  
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  
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未復爲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  
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  
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聞正德爲侯景所推仍託  
舫糧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  
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欲遣  
其妾兄龔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  
理遣前廣陵令劉瑗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  
騎走還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內屬徐  
州刺史高歸彥遣長史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  
以勳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五千戶尋除侍中  
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豐厚其  
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諡  
曰昭烈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寶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



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廼踈喪其家業寶甯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贇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魏書卷五十九終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延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卽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



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充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曾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



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  
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  
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  
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  
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且憂勤思  
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旻不暇食蔑以爲喻上  
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  
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  
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  
妾孩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餽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  
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是在於斯愚謂  
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  
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  
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  
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人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  
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  
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



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諡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爲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闕爲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义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擿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汗白點黑讒佞是務



以元义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  
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  
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  
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  
宋維與义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  
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  
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  
戍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  
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考闕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  
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

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  
款篤節义純貞非但蘊藏曾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  
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旣欲彰忠心於萬代  
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义籍寵姻戚  
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皁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  
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义名藩重地皆其  
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  
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臣患奚康  
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  
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



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義執權  
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  
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  
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  
抑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臬諸兩觀  
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  
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  
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尚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  
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  
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日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  
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  
比今幸遇陛下獻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  
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  
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义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  
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  
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  
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  
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  
於言色又上書求祈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



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爾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爾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部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爲侍讀又除

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聘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姬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于謁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



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  
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  
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  
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旣定遷都  
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  
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  
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  
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  
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  
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  
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  
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  
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  
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  
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  
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  
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  
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  
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



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末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闐闔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刻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顯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

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纁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



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



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亂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

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閉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



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  
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  
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  
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  
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  
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  
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  
加動以千訂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  
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  
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  
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  
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誼囂之慢徒損  
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啓  
乞宋王劉昫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  
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  
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  
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  
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大勝比來  
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  
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



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深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慙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禪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觀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

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會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梁兒地為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為治冲曰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



請諸賢救之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旣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一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

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



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糺成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  
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  
猶可用豈得未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  
鄙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闕并禁問訊諸王顯宗既  
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  
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  
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願奪顰然獨遠從痛哭去舊  
國銜淚屈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  
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  
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赅陽勳賜爵章武

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  
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  
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  
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  
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  
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  
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



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爲  
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  
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  
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  
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  
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  
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  
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  
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  
下尊過西伯覲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  
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  
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  
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  
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文喪駿與  
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  
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祕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  
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  
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  
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



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爲至勳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

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誠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筭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遺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



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許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闕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及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強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伴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敵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



訪政高年成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  
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  
春柔大哉肆膏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  
兆戶誅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  
羿浞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  
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  
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  
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德音一振  
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  
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  
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盛  
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溥  
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  
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息差之  
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  
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筭失思有司不惠  
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  
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  
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  
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臬咨臣昏老偏蒙恩祐



忽忘狂瞽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  
宗祖之功德可介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載之  
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文多不  
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旣備良用  
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  
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  
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  
正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  
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篠頗亦矯厲今世旣休明  
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器皿從古遂卒年

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  
御史徐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  
從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  
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  
曲安侯謚曰憲所制文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繼公達  
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  
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荊州府主簿始駿從



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  
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  
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  
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  
無總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  
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爲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  
太守以酗酒爲刺史武昌王鑿所劾失官旣下梁郡志  
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饑寒屢詣尚書乞  
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効

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途見記於齊土顯宗文學  
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  
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  
策乎



魏書卷六十一終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薛安都 畢眾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廐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物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



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  
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  
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都在南  
以武力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爲將位至左衛率劉  
杲歸降子業以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  
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群情不協共立子業  
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  
應之彧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  
祖召羣臣議之羣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之心故  
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離心安都今者  
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  
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爲質并與李敷等  
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  
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  
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國元等旣入彭  
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  
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  
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  
重子致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叙焉



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爲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爲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胤襲例降爲侯及開建五等以安著勳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爲漢陽太守達不樂爲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旣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爲光祿大夫卒

子巒襲爵降爲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



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  
卜胡王慶雲等衆寇涇州肅宗以巒爲持節光祿大夫  
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允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  
東與賊交戰不利巒等退還後爲撫軍將軍汧城大都  
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  
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  
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爲徐州真度  
爲長史頗有勇幹爲其爪牙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

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爲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  
陽平公後降侯爲伯除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  
軍久之除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蕭贖雍州  
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  
後征赭陽爲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  
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  
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  
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  
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微  
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



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爲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錄前謀以褒厥善真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羣情皆異真度獨與朕同撫蠻寧夷寔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遷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諡曰莊有子十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大官令正始初爲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充安東邢巒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爲巒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爲益州除征虜將軍益

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爲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爲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駟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胸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爲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氏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別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



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旣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山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

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爲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爲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荆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叅軍齊受禪爵例降真度諸子旣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



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  
常於疆境盜掠爲業劉駿爲徐兗刺史辟爲部從事駿  
旣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彧殺子業而自  
立遣衆敬出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  
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  
從乃矯彧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  
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馬劉文石  
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  
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

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彧平子勛授其  
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  
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  
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爲弟  
衆愛爲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齊陰掘纂父墓以相報  
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  
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  
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彧彧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  
賓有他罪猶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  
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



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  
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  
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走出被  
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  
能避爲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  
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聞纂死乃悅二年  
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  
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  
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  
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

官祿有若至親太和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  
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  
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  
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  
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  
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三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  
詔於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劉駿正員將軍  
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俱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  
遠將軍後以元賓勳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



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勅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衛尉卿諡曰平賜帛八百匹元賓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產

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性寬厚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



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討荆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脩禮攻圍積句拒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本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踈歷尚書郎中書舍人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渤海郡熙平中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後值蕭寶寅退敗祖暉乃拔城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大嶺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爲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長子義勰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降

義勰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人還往



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雋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  
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雋歷司  
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

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

子義真太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  
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諡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太守入

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徐州平東府長

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

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

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

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又以聞慰忠

於已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

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

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

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

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諡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

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



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  
乏榮貴但幃薄不脩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旣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旣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率衆赴之中書博士鄭羲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羲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羲傳事定以珍奇爲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答遂與雍州刺史袁顛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彧滔天殺王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



檄喻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請  
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威  
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乞備前驅  
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實  
在茲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  
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  
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  
虜掠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擊  
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超  
走到苦城爲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京師刑爲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  
秀初爲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  
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  
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  
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  
炳來喻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爲輔國將軍刺史  
如故後慕容白曜旣剋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  
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  
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軍於清西白曜旣下歷  
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剋文秀



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輟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搗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然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冲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旣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



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  
饑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  
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  
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  
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  
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  
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  
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  
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  
長秋卿父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  
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  
遙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革徐兗讜乃歸順於尉  
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  
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勳賜爵平陸侯  
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未  
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  
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  
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諡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



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  
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  
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謹兄弟十  
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  
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謹妻皇甫氏被  
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謹為劉駿  
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

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  
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  
歸謹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謹入國  
謹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為客積  
年出為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為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  
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贖太和十七年遣使  
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



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  
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  
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  
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  
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  
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  
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  
級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  
屯於滎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  
犄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

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  
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飈無以速  
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闕常君  
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  
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闕  
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  
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  
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  
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  
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



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  
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  
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  
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  
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  
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  
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  
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  
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將軍楊僧遠率  
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  
之追入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  
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  
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  
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疆之重  
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  
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卽遣尚書邢密惣精騎五萬星馳  
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  
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  
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  
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



便可善盡筭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  
盪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  
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  
不移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  
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  
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  
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  
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  
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

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  
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  
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  
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  
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  
皆爲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  
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  
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  
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  
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



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  
向讎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  
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橫  
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爲驗  
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  
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  
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  
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  
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勅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  
賞本郡士馬圍逸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此殘敗

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  
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  
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  
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  
乞攝桃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  
謬坐宜有歸詔曰旣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  
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誠著二朝勳  
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  
弟荷榮中表被澤相闕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  
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



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翻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今臥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爲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勅東豫聽卿喻曉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鄆州刺史諡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願內地收授戈陽汝南二郡太守

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於已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鑿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慰與鑿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諡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三十一  
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脩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

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爲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



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  
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  
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  
携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  
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卽加推覈乃云是叔  
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携妻子並亦假妄表  
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  
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  
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

刺史謚曰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  
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舉地  
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  
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  
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  
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  
致名位非徒然也



在亦以長城爲也  
 宗廟夫豈能猶然效涼  
 於下不與也宗廟猶然  
 之原其以爲宗廟也至  
 臨海之國因入並既無  
 國變時京相璠對矣真  
 史曰曰其文味一如大  
 千餘年自平昌縣北其

魏書卷六十一終



